

清
流
文
藝
叢
書
之
一

清
流
出
版
社
發
行

清流文藝小叢書之一

渴
嗷
望

徐
拓
之

徐
拓
之
著

就算是序 程天縱

那株高高的槐樹上，蟬聲想撕裂悶熱，却不料將我帶進了夢的深谷。

醒來，已經掛了半窗夕陽，簷雀浴着橘紅色的晚照，在夢亂地飛躍。

暗夜的天，像空虛的鐵壁。

一盞汗流浹背的桐油燈陪伴着我，我却在拚湊着四五年來在驚奔的生活中留下的一些破碎的夢痕。

悒鬱，矛盾，靡雜着塵沙的氣息，也許還滲透着一絲幽淡的生之馥郁。

朋友，你願意親一親麼？
不樂意，摒棄也由你！

渴望目錄

| | |
|-------|----|
| 渴望 | 一 |
| 歸途 | 四 |
| 勞望 | 五 |
| 生機 | 一〇 |
| 秋夜聽雨 | 一三 |
| 白苔 | 一四 |
| 晴秋的靜谷 | 一七 |
| 夜聲 | 二〇 |
| 秋心 | 二四 |

283908

| | | |
|--------|-------|----|
| 更夫 | | 二六 |
| 街 | | 二六 |
| 解脫 | | 三三 |
| 磨 | | 三四 |
| 我底戀歌 | | 三五 |
| 這不過是春天 | | 三五 |
| 青衣江上 | | 四〇 |
| 夜航 | | 四二 |
| 死葉 | | 四四 |
| 隕 | | 四六 |
| 驟雨底給予 | | 五〇 |
| 裏曲 | | 五三 |

| | | | |
|--------|-------|-------|----|
| 那 | 方 | | 五 |
| 給自己底影子 | | | 五八 |
| 夜 | 心 | | 六〇 |
| 工 | | | 六三 |
| 仲夏晝之夢 | | | 六六 |
| 走 | | | 六九 |
| 孤寂以外 | | | 七二 |
| 幻滅的探求 | | | 七六 |
| 雲 | | | 七八 |
| 小 | 睡 | | 八〇 |
| 秋 | 心 | | 八二 |
| 煙雨清明 | | | 八五 |

破

滅

.....

全

愴涼的小夜曲

是誰用細碎的足步在綠窗外輕輕疾走，帶過息香，讓你吮一口夜底清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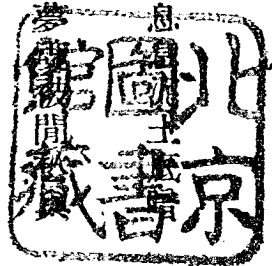
是那麼飄忽地低聲喟歎呢——該不是旅人底夢憂傷在悄悄剝蝕？

是飲怨的潑泣麼？許是在荒涼的小樓上，棄婦緩倚素幔，將淚花彈在心上？

荒墳上的駱駝跪倒在沙漠，用撲滿風砂的淚眼在祈求呢！
田隴畔灼贏的老人，仰起枯澀的蒼頰在渴望呢！
董綠色的天使在祝福自己了！

愴

一



在被紅樓重幔裏的豔笑醉歌擲擊着的遊浪者，瑟縮在街沿，又讓疾馳過的『流線型』汽車濺半身污汗。

在冷巷邊的擔販抖擻着傭倦，幽靈似地捐起了生命底子，將涼意直吞到心底。

在塗過嫣紅火舌的曠原上，抱創的戰士倒在殘垣廢墟邊，讓愴涼沐拭着拘攣的臉。

鵝黃的燈光撒一片夢幻，有人吐出半句嚙語：『人間……』

大地被沁着愴涼的夜淚；有誰用細碎的足步在綠窗下走過了——蛙在奏着歡樂，雨後的夜風是分外地嫵媚呵！

這該是睡的時候了

——也該是醒的時候了！

一九四五、五月某風雨夜在釜溪之澗

歸 途

在暮春，我走着寂寞的路——祇因爲：蚊蜨閃進了幽林，激流在石橋下驚喘，鳥們唱着悅豫的憂傷，田畔的塋塚披了沉鬱的青蒼；我看見耕牛的勞頓，我看見隴陌上枯羸的捫鉢人！

水車聲聲吟出生活的困倦；山坡上的羔羊與絮絮白雲爲伴，祇聽得迷途的哀鳴，却不見策杖的牧羊老人！

蒼鷹飢餓的長嘯，公雞乏味地晝啼，喚起我懷古的悠思，讓眼眶閃出淚光；用握過長劍的鐵手，撫摩着心上甲冑的死灰。對着緘默的山崗，我就這樣地踏上了歸途麼？

一九四三、五、七、正午在瀘郊途次

渴 望

在荒田的阡陌上躑躅

沉着一顆悵鬱的心

悶熱的風撲來一身惘倦

中午的陽光晒得人們毛虫似的發軟

期望天邊飛來一朵烏雲

待到黃昏依然半天紅暈

暴虐的天公呵

風像是從火山口吹過來的

雨被人們渴望着

的確惹人焦灼

來架上水車吧

隨着那可憐的小筐

是農忙的時候

要犁土還要開溝

用甚麼方法來分身呢

極端的忙碌呵

度着比牛馬還辛苦的歲月

忍受這艱苦的生活

耐煩的默默工作

與墾荒者一般地用辛勞伴着喜悅

艱難折服不了我們

苦楚終究會換得歡樂

工作能夠埋掉煩惱

作一個苦鬪的人

來罷，要生存就別畏縮

鎮靜的彎下腰來伸出胳膊

定下神來想一想

心像止水一樣地明靜

神不會給你安排一個美麗的命運

呵，唯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的不幸

直到人間悄悄的籠上了夜色

等待着意外麼

那鬱熱的風

震蕩着希望的心

撼曳着寂寞的樹影

天邊却還綴着狡黠的星眼

地面的人們仰着渴望的苦臉

的歷的雨花只開在夢中的心上

雷躲在不可知的遠方悶聲不響

電光爲甚麼不肯劃開這黝黯

交織出一幅亮的瘋狂的圖案罷

作一個雄健的勇士撕破大地的昏暗

時代的歌手將爲你引吭高唱

再望望天涯已經鑲滿重重黑沙了

發出虔誠的祈禱

出汗的手顫着爲貧農們劃十字

與奮罷

奮昂鼓噪的羣蛙

的確是快要下雨的徵兆啊

歡欣的痙攣在我臉上爬

呼吸也迫切了

明天快亮了却還不見一滴小雨點飄下

勞 蛛

檐下一隻蜘蛛，
縱織着生命底銀絲網；
將等待那莽撞者底哀傷，
給牠帶來愉悅。
然而；

黃昏給挂上了悵惘——

一夜風雨瀟瀟！

今朝的檐霽聲里

天邊還垂着昏闇的淚，
扯歪了的網上被洒上粒粒明珠，

是幻滅的美麗呵！
是艱辛的生涯呵！
然而；

牠用匆忙來代替頹喪！

牠在學習 Sisyphus 了！

嗚

一九四三、四、一五
一九四五、一、一〇

在瀘縣寫
重遊瀘縣重寫

生 機

徹夜倦雨，

曙色被雲壓低；

一莖頑梗的小生命，

却綻裂了大地，

用董綠的力，

舒吐着生意！

峭勁地

挺立在石隙

舉起

鬥士底健臂，

在問：

「竟是誰勝利？」

強硬的石階

閃出了愧忸的淚滴！

一九四五年七月廿九晨在四川自流井大山鄉

秋夜聽雨

燭，垂着夜淚，

檐瓦，垂着夜淚；

秋窗，

晚涼，

蟠曲抖瑟的影，

被扯的支離破碎，

倒下籠，

聽夢檐的囁語卜

悽寞的控訴呵！

我知道：

你已經度過無數悽寞的歲月。

躺在這古椽上

有過無數次

這樣——

在暮秋

幽咽地夜泣！

你和你頑強的伴侶們，

互相格磔地熨貼着，

一同承受歲月的悽寞，

度過悽寞的歲月！

然而，我呢——（獨自地）

對秋窗，

晚涼

化作蟠曲抖瑟的影，

被扯的支離破碎！

啊！——

你在放聲痛哭了！

.....

一九四五、九、二五 秋雨夜，燭光下

在四川自貢市大山鄉禹王宮西廊

白 苔

崖上綻一片鬱哀

那瞑思的白苔

曠古的寥落呵

以生命底岸傲

默禱

西風步俏

帶走

一朵蒼白的倩笑

一九四五暮秋在四川自流井大山鄉之李橋畔

晴秋的靜谷

崗松，雲天，

林間流過晚秋的喘息，
石橋楞起白日的夢謎，

白鵝步着悠嫻，

一隻小蝶撲落了涼意；

暖陽，曲澗，

銀流亂擊汀石，

流逝多少輕霞？

擊碎多少繁華？

浪子呵，

心兒已經沉落，

空對寥曠的靜谷！

一九四五、十、十八、午間在自流井大山鄉陡洞

夜 聲

幽暗堵塞了千萬張嘴
絮聒被吞到酣夢里
市街也鬆爽地安息了

像死去的脈絡

倏然，脆裂着鞭炮底狂放
無底的寂聊

又惹起野狗們底齧咬

喪家的鐘聲像遊魂

在黑沉里洄縈

狗又亂咬着空虛

讓驚悸的夜行人

踢著一塊骨碌碌的石子

陋巷底織布機在寂寞地唱

唱出勞倦之歌

然而却還那處有力

夜鳥吐一聲「淒其」！

帶出一句乏味的夢囈

朦朧里，

更鏗點醒了夜心

夜心里抖過嬰兒底泣啼

一聲愴涼的呼救盪過來

小販在對街墻哀求

哀求躑躅里閃出個主顧

哪里湧出一股浪潮

豔笑伴着囂叫

燈眼

燃燒着憎恨的光

暗夜

浮漾着幾鏤羞恥與迷惘！

一九四四、四、一二夜，央在南充

秋 心

西風沁透秋心：
涼意抖過草坪。

繽紛臘葉，
飄零如雪。

那白雲深處行雁長鳴，
是一縷遊子的歸意麼？

.....

對淺草垂首涔涔，
望小溪流向無垠，
寄一腔莫名的愁情！

歸來，低吟小閣——

暮鼓、晨鐘，夜雨泠泠……

如烟舊夢，

再向何處尋！

一九四四年紅葉季在四川果山之麓

更夫

夜撒一片迷茫；
一雙拘攣的手，
搖晃的銅鑼和燈籠；
弓着疲憊的拙笨，
拖了沉重的暗影。
黝黯的燈，
扯開一線更黝黯的生路；
鑼心盪開靜寂，
撥點着夜的時分，
撼醒人們的不幸，

忘却了自己底命運。

隔開千萬牆垣，

是千萬沁甜的夢魂在癡唱；

有人撞破了千萬片黝黯，

獨自擁抱着清醒，

將數盡

長夜相伴的星辰，

尋覓那天涯的熹明！

歌

一九四四年秋深夜在四川南充

街

我躺着任你們踐踏，
忍受污穢的玷辱，

蠕蠕爬過，

一段段的肉；

我底背脊讓你們潑濺着毒汁，

讓你們塗我一身潰瘍，

躊躇志滿地踹過我底眼睛，

瘋狂的愚蠢，

沁刺我底心！

被摒棄的乞兒用哀號

填塞我底耳殼。

一簇縞素的喪服，

伴一座龐大的棺木，

原始的音樂

吹打過；

又是一乘結綵的小轎，

裏面端坐着一副哭喪的粉臉

個儂的老人，

馱了生活底重担；

翩翩的少年，

悠閒的忘却了生之煩擾；

痛苦的豔笑，

罩住了銅臭的心眼；

交織着生命底叫喊。

這生活

誰也不會厭倦！

腐臭喧囂，

流過來又溢過去。

看着白癡們在支離破碎里，

自己捏造一個旖旎的洋場夢；

我用緘默塗塞了自己底感覺。

這樣服帖麼？

不，

祇爲了讓辛勞的人們，

走盡生之旅程。

卅三、十一、一、晨在南充街頭寫

解 脫

我赤裸地臥倒在大地

讓泥土質樸的氣息

沁透我底心壁

一叢叢煩瑣的根觸

被湮埋到亂草里

那暗鬱的老樹堆成臃腫

還糾纏着暮秋的枯籐

我瞑目屏息

將一顆塵封的心

投向遠方

失落在萬丈深淵

沉，沉，

直沉到『忘却』里

於是

昇起一個原始的夢，

一九四四、一一、三十晨在瀘縣小市

磨

早衰的驢

踏着辛苦的步伐

推着轉不盡的磨

雪樣的白粉

在石磨上湧着湧着

單調的旋轉

窒息的小天地昏亂了

拙笨的呻吟

困倦的旅程呵

永不休止

走不盡的長途

却沒有離開這小天地

一陣西風撲來

雪樣的白粉揚開

這是夢景的霧

在默默的行程中

誰又走了一些冤枉路

一九四四、一二、五、燈下在沱江之濱

我底戀歌

在灰色的曠原上，
用不着尋找，

很容易走上空漠的荒徑；

雖然春天已經臨近，

沙磧畔僅僅疏落地伸着

幾朵蒼白的靈魂！

却撫拾不盡的——

那乏味地肆虐着脆弱者的

撲面的風砂！

你——憂鬱底花，

幽怨而瑟縮地生存着罷！

我麼？

跟着荒涼的巨浪，

祇有悄悄地走向灰色的遠方！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日在西康天全

這不過是春天

屋角邊眨着冷冷的小星眼

窗櫺上蛛網凝着鬼臉

隔一堵土牆

河堤柳垂下幽閑

那淚燭下的歌喉

空留給庭院依戀

驚奔的塵沙葬埋了當年的壯氣
湮沒在蓬蒿里的金戈呵

却伴着孩子們底天真戲嬉

生了銹的嘴臉

扭曲着稚氣的憎厭

杜鵑底夜啼

給鼾聲塗一層悽迷

客夢也許值得留連

——這不過是春天

歌

三十二年殘春在燕子岩畔

青衣江上

——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

輕波抖着霞光的情影；

白鷗劃幾痕閒逸，

翻翻掠向那沙岸深處的煙林。

繹夫的歌聲悠昂，

然而已隨夕陽西逝！

只賸我們的竹筏

癡癡航行在安恬的夢上，

讓篙櫓打破籠在江上的美麗！

一九四三年新春 康川航程中

夜 航

青衣江上，
霞光沈落了。

空曠的沙岸，迤邐的小堤
也彷彿被黝黑壓低了。

由哪里送來的幽香？

呵——彼岸的菜花？

却不見一星漁火！

祇有天壁滴漏下幾縷

夢幻似的

疏落的希望之光！

水手們在冷冷的濤聲里，
用篙櫓撥點出歎息。

夜風

夾着水禽悽厲的歌唱，
直刺透夜航人底心！
冷峭里

江面突然吼喊：

——急湍的險灘來了！

人聲，水聲，蒿聲……

激盪着江上的夜空！

我們底竹筏

終究復歸於平靜；

祇憑了熟練的舵手
掌握了自己底命運！

一九四三初春川康航程中

死 禁

不知是在哪年的秋天
也許是在旅程上走着悠閒

無意中摘下遲暮的留戀

讓一片沉鬱的死葉啣在嘴邊
我像羔羊似地徘徊在古墓前
想翻開泥里的金甲

吻一吻英雄髑髏的臉

然而在冷峭里我悵悵地走開了
歸來，將死葉夾在日記簿中

如今，我又看見那片死葉

它依然是那麼紅

也許比先前更顯得沉鬱些

我燃起斗烟

讓青烟繚繞出苦憶的敬奠

一九四三、四、二九晨在瀘縣燕子岩

墮

鬱熱絞着夜心

夜心齧咬我底夢魂

拉開紗幔

又推開寂寥的小門

給自己由窒悶里解放出來

悄悄地

讓影子瘞埋到幽黯的古廊下

用幽微的呼吸

伴着幽微的心神

踏下小狗刷着尾巴

在睡夢中熟習地向我招呼

牠彷彿認識

這是長夜不眠的『夜遊神』

一隻蝙蝠

突然幻象似地

掠過空庭簷角

沒有帶來一點聲息

却曳去了我底眸光

呵，夜空

橫着銀乳似的天河

那嫺靜與神祕的

擲給人們無窮的幻夢

千萬隻犀利的星眼

眨着沒有幸福也沒有煩擾的藍光

永遠是那麼冷靜地透視着：

人間底地獄

人間底天堂

和人間底人間

我對着犀利的藍光

再不願低下頭

我已經聽不到

惹人憎厭的迷奸

與庸俗不堪的嚙譎

還有那淒涼的蟲蛙聲與犬吠

也聞不到香草底芳菲

然而

我終究看見了光底隕落

啊，流星，一粒，兩粒……

我底心顫抖了

是那廢地虔誠而不安

搖搖欲墜地

也將要隕落了啊

夜心沁濡着涔涔的汗

但我却跌落在冰窖裏嘶喊

一九四三、七、二八、子夜因天熱失眠作於瀟郊燕子岩麓

驟雨底給予

夏日與粉筆灰的窒息里

我偷了閒

在廊下翻讀自己底生命史

一頁一頁地過去了

生活底陰悒却一層一層地堆砌着

是誰用了不可知的手

給自己捏塑成今天的模樣

——一個爲過去的自己所憎恨唾棄的人型

憂傷呵，齧咬着脆弱的靈魂

輕烟似地飄散了的生命的

它護抱着人生底喜悅與淒麗

鄙棄了我

讓我捧着一顆失落在空谷里的心

讓我拖着一條億倦在塵囂里的暗影

踹遍了灰色的岑寂的路

驟復梳下了清新

撲落了小庭的鬱悶

我，被睜在灰燼下的心，吐出了復活的生機

卅三、四、廿五晨雨聲中

哀 曲

感

生活底醜酒澆在理想之火上
祇是熊熊地噴着血色的烈焰
是煊赫的夢曇花一現

苦思焦慮讓心靈悄悄凋敝
鬥爭廢——我倦了

活在飢渴的十字架上
祇吮着毒汁求片刻的陶醉
是愚弄自己呵
學狂人高歌一曲

We should stand
beside ^{the} justice of God
never leave never sorrow

習習的曉風掀開了心幕

愛愴涼已經成性

就給自己放逐到荒漠上去罷

是嚙語在安慰夢人啾

同鉄一般冷的手伸過來

情感被握得緊緊地

憎恨麼——我已經失去了激情

就這樣無聲地詛咒着

是怯懦者底心聲呵

鄙視這陰影罷

樂絕心上蕪雜的亂麻

一九四三、六、三十晨在瀘郊燕岩之麓

那 方

寂寞的空巷傳來聲聲打鈇的鏗鏘
雨後的長天掠過細碎雲雀的啁啾

晝啼的公鷄喚醒我的晝夢

煩擾的生活像江上的浪花

推開千百朵動盪的影子

過去了

還壓回來千百朵忙亂

這樣匆匆

這樣倥傯

我不靜地安睡

又慌惕地驚醒

還要你呼喚嗎

晝啼的公鷄

祇要聽得空巷的打鐵聲

那嫣紅的火星直進到我底心上

我愧忸地垂下頭

抖擻地又站了起來

不再憧憬那纖柔的耳語

舉步離開

莫再被平靜埋葬了自己

虔誠的生活要我走向那方——

那方——

亮的那方

一九四三、十、二四、午後在自流井大山鄉

給自己底影子

流浪半生的飄泊者呵！

還有心情撥動啞了的琴弦麼？

Pathos是舊麗的愁烟呢，

在你底生活里少不得牠！

小橋，流水，百靈鳥掠下的死葉，

在荒谷底聽泉，

在碧野上漫步，

猗猗綠竹，

蕭蕭白荻，

那寒汀，

那空谷，

一聲長唳的孤鴻，

於是：在心頭悄悄籠上了——

縹緲而平凡的哀愁，

縹緲而平凡的樂趣，

……這些零碎得要命的感覺，

永遠不會褪淡麼，

朋友，你會倏然被喜悅煩擾着麼？

一九四三、十、二八、晨間郊遊歸來作

夜 心

小雨點漂灑過的夜心

是異樣地恬謐

紙窗却依然幽微地喘息

耳畔空曠地抖過嬰兒的夜啼

殘燭感動地悄悄垂涕

我底影子不安地搖晃

彷彿有意要避脫那冷峭的白壁

突如其來的翩翩聲

在這椽古廟的廊下

喚醒了中夜的寥寂

——一隻蝙蝠掠進來了

顯得是那樣地陰鬱而莽撞

那沉重晦澀的暗影啣

直撞到我底心上

啊，我看見了

那海上啄着泡沫的白鷗

帶走了我底童年

——褪淡了的一痕幸福呵

抽口冷氣讓牠埋葬了能

舉着艱重的步子

撫一下頷邊的短髭

我無語地絞着生活底汗汁

讓牠陪伴我總

可是颯颯的聲音又消失了

夜寒里又抖過幾次村狗底信信

也許牠是在咬着自己底影子

我無力地欹倒床頭

噓出一口微溫的薄霧

敬奠着自己失去的生命

夜心凝固了

一九四三、一一、二七寒夜寫於床頭

工

他用無罪的手

拿無邪的鑰匙

啓開了那智慧之門

讓你進來了

止不住用自已曾經想飲鴆酒的唇

去吻他那踏過火磚的脚

從黃昏到深夜

夜將闌又到黎明

總聽得匠人的伐石丁丁

在萬事萬物都休止了勞頓的子夜
唯有下弦月與蟲鳴留在悠閒里

陪伴着他孤獨而鏗鏘的斧鑿聲

他不倦的靈魂

永遠捉住自己底瘦臂

暴出古藤樣的筋

——然而；祇怕他是

替人家鏤一方虛誇的墓誌

或是；平凡地爲了妻兒和自己

要延續『狗尾草』一般的生存
而給富人們爭鬭着地界牆基

但望明朝的晨曦里

一條衆人的路

躺在曉霞脅底

未砌完的石塊子

金樣地閃爍

衆人對道旁拿出了虔誠的笑

在那里看見了人類底先知

廿八、八、廿三晨三句鐘寫於床頭

仲夏晝之夢

敗絮似的白雲擁在天涯，扯出一角白癡似的光芒，死寂地發楞於大地，給疏林印一簇迷離惆恍。蟬翼振出無窮盡的煩擾之曲。近村的公雞無端地引吭高啼，彷彿有點『歇斯底里亞』地歎着：寞落，單調——這灰黯又血腥的人生！

浮士德枕着一疊腐朽的書，伸欠一下，要想坐起來，可是，四周△是冷腥闌寂，一股霉臭撲鼻，塵封的眼睛早被羣蛆吮食無餘了，脫落的耳朵里却還滯留着一支癩匪時特非洛士的殘曲……原來他自己并不曾發覺自己已經與人間隔絕，在瘞埋他的屍骸的土堆上，那十字架上積滿了烏鴉糞，凌亂地絡着蜘蛛網，又經過若干若干次間息的狂飆，暴雨，以及人類底互相

殺戮，文明的墾拓建築，火藥，血肉，獸蹄人足，甄瓦，引架，鋼骨水泥……於是，一個醒着的新世界壓在睡着的先哲身上，肉的支解者迸出無聲的靈的呼籲：『顛倒是非！』

尼采由瘋人院里大踏步地走出，向靠近他的人們招手，輕輕囁嚅道：『朋友，且附耳過來！』

『人的罪惡即因甘理智之錯誤！』忽然，那些被他稱爲『朋友』的人們破涕爲笑各各揚長就道——他們都是趕路的人呵！

豺狼虎豹，荆棘蒺藜，佈滿大道，那紆曲小徑，却不見一些荒烟蔓草，滑溜溜地挺順腳，然而，路的盡頭全湮沒在不可知的愚昧之霧里——於是，人們需要指路碑了，尤其是在『靈肉之門』前的惆悵徬徨者。

人影幢幢，匆匆地在這四岔路口竭來不絕，指路碑被盲人

購馬蹄歪了，很少有人注意他，直到黑夜的魅影帶走了一批批的芸芸衆生，指路碑眼睜睜地看着無數着了魔道的人們，電似地滑向順利的紆曲小徑，逗遛在玄虛里的岔路徬徨者茫然疲憊地惺忪着眼蹲下來憩歇，然而，人數是少得可憐，孤獨。

指路碑拔起佇立得麻木了的脚，自己要走了，也許是什麼老牌上帝教他那末慈悲，臨行留連，向那些岔路口的夥伴拉開枯澀的喉嚨大聲疾呼……：

這聲浪噪聒刺耳，多煩擾人啊！又是平凡得惹厭——然而他狠命扯一下我的耳朵，連得鮮活的血漉漉的心兒也被扯了出來！

我醒了，躺在周圍的是一片平靜的仲夏的白晝！

走

奔波過千萬里的生命歷程，喘口氣，還要走，再走向何方
呢？蹣跚呻吟的沙粒，儘管邁開試探的步子罷！

人們問我『何必自苦』？回答說：『我要走盡生命的路
程！』

月色滲透了明乳般的薄雲，冷峭的靜夜里祇遺留下滴滴的
蟲鳴，人們偶爾從流涎的嘴角漏出半句夢囈。

『都休息了！』孤獨的燈盞告訴我。

然而；我喘口氣，還要走，即使跨進了虛幻的夢境里，也
終該會有一番新的景象吧？

（宇宙間不應有徒然的疲勞，要有，那當是勞作者的心靈

的欣慰不會爲別人所窺見！）

腿軟了，跌倒，那祇有掙扎起來，再走，路黑沈沈的，沒有了燈火，別慌，用自己亮的眼睛！

野狗惡狠狠的亂吠幾聲，『都休息了！』彷彿又有誰在我的耳畔低聲煽動。

我猶豫了一下——兀的，那不是小販愴涼的叫賣聲在空巷里顫抖，不行，我還要走！

原野，村落，城市，沙漠……

陷落在腳底，退旋在背後；過去罷，沒有什麼值得顧戀，未來的正也還多着呢，我照樣還要將牠丟棄！

夜鳥啼笑一聲，打什麼寒噤？——我祇抖擻一下，腿兒更起了勁。

用亮的眼睛四顧無人，祇是一片黑，黑得出奇，不，有一堆堆刺目的東西——那是髑髏白骨！啊，他們分明排列成幾個大字：『都休息了！』

我頃耳諦聽，想聞到鷄鳴，猜測一下甚麼時候該黎明？然而；沈靜閔寂，萬籟俱息！

『算了吧！』我心里打念頭。

可是，又退向何方呢？滾落到黑淵里去躺下休息嗎？——無論如何我也不該暴尸在這蕪穢的角落！

於是；我再睜大一點亮的眼睛，裂開被惡毒的風吹啞了的喉嚨猛叫一聲：『走！』

一九四二、六、二七、深夜燈下于廣西北山之麓

孤寂以外

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愛孤寂呢還是怕孤寂？祇記得曾經寫過這樣的詩句——

『愛愴涼已經成習性！』

上午彷彿還是一個『暖春』；午後默坐在江濱的石崖上，偶爾，一片殷紅的小葉撲落到我底肩頭，我有意地將它珍藏在口袋裏——這是『春天的紅葉』，它已不被人們所賞歎了！

薄暮，却又有秋意，小雨點飄洒着晚涼；我忽然想起了口袋的紅葉，當我搜索到它底殘骸時，祇能看見淺淺的一握支離破碎的末屑了！

晚上，雨刷着弗檐，滴瀝地擊着周近的芭蕉，我輕掩柴扉，剔亮了油盞，正豫備重讀哈代（T. Hardy）底微賤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一隻莽撞的飛蛾，僅僅在燈火邊晃了一下，便投入了剛被添滿的油碟，竟無掙扎地被桐油窒死了。我祇惋惜地向油池望了一眼。

接着，又撲來了第二隻孟浪的小生命，這次，它是燙壞了翅尖，抖瑟地停留在紙窗上了。

我埋下頭來靜靜地讀這本厚厚的不幸的故事了……

——啊，受創的尋求光明者，又在振奮地英勇地製造幻滅的奇蹟了，它讓油碟發出死滅的微聲，然後悄悄地躺在第一個『英雄』伴儻旁邊。

我猛然吹熄了燈，懷着幽憤似地邁出了房門，外面雨已經

停了，山坡下像一片鬱黑的無邊的海；早熟的田蛙傳來永無厭足的『飢渴之歌』。

由焚身的飛蛾想到英雄，想到政黨，想到內戰，殺戮……我又幽憤似地邁回到黑屋裏，彷彿看見無數飛蛾紛紛撲向油碟，還有無數後繼者，橫衝直撞地直飛過來，油碟積滿了它們底屍骸，直湧溢到桌上，地上，我底房屋裏都被擁塞了！啊，這一堆堆英雄底屍骸已經在奇怪地擴大了，直擴大到遮掩了整個的地球表面！

我窒息地大聲驚呼，——然而土牆給我底聲音有力地推回來……

當我劃亮了一根火柴，油盞又吐出小小的火燄時，一切幻

象都倏然銷匿了。

那本厚厚的不幸的故事書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跌落在地上。

田蛙底『飢渴之歌』破窗而入。

桌角上還躺着一一些紅葉底碎屑，
油碟裏祇是浸着兩隻殭了的小蛾。

夜寒使我打了一個微噤。

——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愛孤寂呢還是怕孤寂。

一九四六、二、二六、雨夜在四川合江流杯池畔

幻滅的探求

失色的曠原接一穹失色的天，像一張準備吞噬的巨嘴，在喘息，在流涎。

路是一條濕膩膩的長舌，由不可知的喉頭吐伸過來，沒有顫動，祇是因貪饞而拘攣着笨拙的波伏。

我瘋狂於無窮盡的探求，像一匹受了創傷的蟲豸，狠命跌撞地爬行在這舌上，想將自己底生命投向那深邃的咽喉。

淋漓的饞涎濡沁着我，曠厲的喘噓窒制了我的呼吸。

疲弱拖住了我的足步——『探求』的火却又在我心上燃起了一體新的熱力！

於是，我作了一個勇於探求者。

然而，我是醒在夢境里啊，這條將永遠奔走不盡的長舌，祇是捉弄人的『迷津』啣！

在黝黯里，突然一聲駭人的傻笑——哦，是早熟的田蛙在高聲自嘲呢！

人間，我知道這竟是人間啊！

於是，我失望了。

當茅屋里的豆火描出風雨夜行人的一臉倦色時，我已坐在條凳上擰着透濕的衣角，失神地注視着一雙泥濘的腳了！

一九四五、四、六、風雨暗夜於獨行十八里荒路後

雲

讓太虛將我凝成一朵縹緲

孤獨而自由地

步着矜傲

俯瞰大千世界

恆河沙數的生靈

幾多繁華綺夢

浮開幻滅的歡笑

我且垂下半掛珠簾

幾多慘澹流離

抖過幽幽哀泣

我且投下悲愍之淚

寒鴉，雲雀

梢來一縷浪子底閒愁

我且化作白浪

伴送他底歸舟東流

煩擾呵，人間！

祈求陽光再攜我上青天！

三月三日

完

小 睡

晚秋的薔薇雨

沁透生命底氣息

却褪不了沒落的哀怨

濺開泥里的春夢

還壓一身風塵

讓自己化作一隻輕蝶能

顛顛地

走在冷的小朵上

吻着歡樂底邊緣

虔謹地期待着

暖陽抖過喜悅底光

——醒來

一床凌亂，做着半窗黃昏
薔薇雨在洗着暮秋

一九四六、十、二十六、燈下在重慶文峯山園

秋 心

一抹煙林，籠着寫遼的淒迷；我暢飲了靈山的冷雨，走在夢底石徑上。

烟雨稍斂，我來到了悄愴的寒谷，一隻彩羽的山禽，迎西風而翩翩飛去。

對着那漫谷的紅葉，我在心底低吟了：

——那是人間的斑斑血痕呵！

曾沁過暖春底溫夢的，

也啜過青霜底辛酸；

是誰給他點綴在幸福里？

又是誰給他擷落在寒谷底？

西風峭然一睇，

愀然又悄然地走開了！

躑躅歸來，帶一身晚涼；昏燈又給撲下一幅疲弱的暗影；
我緘默着，翻開殘破的稿本，睨視着夜來未成的斷章：

愛底感冒

再也嗅不到柔麗底香息

只因爲心靈上那一支愛之弦

已經被毀於奇冷和酷熱

草蟲在樓窗下奏着彌留之曲，也許是在狂歡於『生之煩
擾』的將擺脫吧？——誰能斷定牠們沒有『比人類更正確的感
覺』？

被灰色的霧絡上了眸子，是多可怕哟！

傾耳諦聽，夜在訴說些甚麼？——松濤澎湃，將給人捲入
夢幻底大海！

我讓自己泳向無垠……

在一座奇異的島上，也許可以拾得一面能夠照見『人性』
的鏡子？

然而，我聽見鄰人在夢囈里吐出一聲冷嘲！

案上瓶花展開一株頗富『生機』的小蕃，這可憐的小生命
竟還在欺騙着人們底思想呢！

心波亂漾——秋天，究竟是一個靈感（Inspiration）充盈
的季節啊！

一九四六、九、一四夜在重慶南岸文峯塔下

煙雨清明

『人間苦』的緊箍，在生活底詛咒中，將我底前額沉沉地扼壓着，眼前撩亂地散騰着火樣的金蠅；我底心神顛躓地滾倒在大地上了！

羌笛，楊柳，春風……這嗚咽的低奏，是懷古？抑是幽怨？

慵悃中，再用夢底耳朵諦聽——兀的，那不是鳥雀們底暮春小唱伴着洞簫底幽歎？

窗前的槐樹展開了翡翠的羽衣，也許已經該低墜着一串串蒼白而喜悅的小花了？

我顛半豁睡眸，窺見粉牆暢飲着早晨晴光，醉紅了臉，嫣

然透一絲笑意；樹影用柔顫的手無聲地搔着窗幔……

醒來——煙雨滿空庭！淒其，寂寥，涼意翛然撲面；我披衣徘徊斗室，依稀記得這是清明時節——昨夜曾坐對孤燈，苦憶多少親仇臥倒黃沙！今朝，又該有幾許紙旛飄搖塚上撩人愁悵？

鼙鼓聲裏，鐵騎縱橫，我却在血腥的人海上浮沈，浮沈，飲盡淒風苦雨，祇贏得個優柔悒鬱！

且用鬱陶的手瘞埋了「風、花、雪、月」底殘骸；讓我懶不著迷濛的煙雨，遙祭那千山盡處的萬人塚罷！

賦

一九四五、清明晨在自流井

破

滅

我困倦地走出了夢境，駐足，回顧——那彩虹的橋已經頽圯，頹起銀漪的天河也化作溝洫，絮絮白雪濁重地淪爲汚泥，黯黯的星星隕落成滴滴清淚，日月黯澹無光……一片破滅，破滅了的夢境呵！

於是，我撲撲身上的風塵，惺忪着眼走向現實的市廛，生之叫囂比夢境底風塵更沉重，緊壓着我底心，可是，白日的霓虹燈，帶着油膩味的靡靡之音。橫盪過來的媚笑喲，却點綴了洋場底旖旎！——是誰的捧腹狂歡聲伴奏着一羣生靈底哀號，據說是黃金在噬嚼白骨；一個喀血的婦人，向別人兜售着自己底孩子！一雙富麗底手推在我覆着敝衣的背上：『滾開！』這

程 頌 天 絃

是人間的況味麼？……破滅，破滅了的現實呵！

我又走向荒郊，郊原似海，西風遂着死葉，灰黯壓了下來——是一個不見夕陽的黃昏呵！

我又看見了破滅！

……

七星壇

一九四七、十、十六、重慶

先生

程頌天

程頌天

程頌天

程頌天

程頌天

清
聲

我亦非
隨侯復

程先生

程先生

著
符
板
之

渴 望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 者：徐 拓 之

發 行 者：清 流 出 版 社

代 售 者：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印 刷 者：民 生 印 刷 社

◀ 版 初 月 十 年 七 四 九 一 ▶

22

22 253

佛牆花彩動

程天緒 42 45 53

借月西之棚

程天緒

迎

二休 程天緒

程天緒

疑是地上花

自望明月程

天緒

公息故鄉

天緒

天緒

望明月二錢 天緒 思故鄉